

冒氏两画史画作易文趣事录

□彭伟

»

明末文学家、书法家冒襄，其妾富有才华。除去鼎鼎大名的董小宛，还有蔡含、金玥两位闺秀，俱工书画。二人常常携手绘画，《画征录》中记述，时人誉为“冒氏两画史”。



金玥绘《清供图》

吴湖帆赠冒广生两画史画作

春色先来十二红

1 两画史生卒年小考

关于两位画史的生卒年，网上均有记录，可惜未加翔实考证，肯定有误。“百度百科”辟有蔡含词条，生卒年录为1641—1686年。蔡含生于1641年的说法，与《毫无疑问》，这是迄今为止拍卖场上最好的水绘园女史作品》中的说法，不谋而合。中贸圣佳2018秋季艺术品拍卖会，上拍一幅蔡含、金玥的画作《春色先来十二红》。因此，有人撰写上文，为拍卖造势，提及：根据画上款识和钤印，本幅作品乃康熙十六年蔡含、金玥合作，时蔡含三十有七，金玥二十有八。康熙十六年即1677年，倒推虚龄37，恰为1641年。这不仅“孤证”，还有所依据的“画上款识和钤印”，不知所云。所谓题款，只是冒襄所书：

丁巳小年，客吴门之松岩小隐。及与四十年。老友澹心长兄比邻命姪人仿元人笔意，用介春酒兼博嫂夫人一笑。同学弟冒襄题。

再看画上印章，钤印“巢民命姪人

仿古”“书中有女画中有诗”“雉皋冒氏水绘庵兰闺双画史”“雉皋古巢民冒襄辟疆之印”等。无论文印，都与两位女史的年龄，毫无联系。不过，翻阅《冒辟疆全集》《冒氏潜微录》诸作，有关蔡含生年的记述，比比皆是，选录如下。

顾道合作《蔡孝女挽词乞言》，有言：乙巳春，少君（蔡含）时年十九。丙寅秋，竟死；周斯盛作《蔡夫人三十寿序》，有言：今年腊月八日，为夫人三十初度；宗元豫作《丙辰仲冬，巢翁老世翁先生招饮，出蔡夫人所画（凤凰图）索题，兼祝三十初度，请政》。最直接的证据，莫过于汪懋麟所作《蔡女罗墓志铭》：

蔡氏，名含，字女罗，吴县人。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一日卒，得年四十。其生是十有二月八日也。

综上所述，蔡含生于1647年，死于1686年，生卒日（农历）分别为腊八节、七月一日。蔡含玉楼赴召，得年才四十。相比之下，金玥要长寿些。2006年北京嘉信春季拍卖会上拍金玥花鸟画册，图

录上居然将金玥的生卒年，张冠李戴，标注实为冒襄的生卒年：1611—1693。可惜未能发现相关文献，以便直接推断出金玥的生卒年。仅有吴铨作一首《己巳六月八日，祝巢翁少君金夫人初度》，可知金玥的农历生日为六月八日。

至于金玥的年龄，应当与蔡含相仿，甚至小些。因为冒广生先生所编《冒巢民先生年谱》中记载，冒襄分别在55岁、57岁时先后将蔡含、金玥纳为小妾。而且金玥死于冒襄之后，有画佐证。2020年9月，北京瀚海拍卖公司上拍一幅古雅的《清供图》，绘者仅有金玥一人。画上落款为：甲午秋七月七夕前一日，晓珠金玥写。依据“甲午”，拍卖行断定此作绘于1654年，此时冒襄43岁，离纳金玥为妾尚有10余年，蔡含仅7岁，因此金玥还是一位孩童，如何能画出那幅《清供图》？要么此画作伪，要么“甲午”当是1714年。倘若《清供图》的确是金玥真迹，金玥卒年应在1714年后，此年冒襄已经离世多年了。

2 汪氏兄弟“索”画作

蔡含（1647—1686年），字女罗（萝），别号罗敷云，工画，冒襄如人之一。其字号缘起，录于杜濬（1611—1687年）所作《女罗字说》。杜濬即冒襄契友茶村先生。据《女罗字说》记载，杜濬寓居冒宅——水绘园寒碧堂。一日，冒襄携酒，与他同饮，请他为蔡含取字。杜濬听闻蔡含，并非普通妇道人家，德行兼备、恬静淡泊，可谓女中罗含。罗含本是东晋名士，喜种菊花，因此杜甫诗云“庾信罗含俱有宅”，李商隐诗云“罗含宅里香”。含同字，香同味，意又同趣，于是杜濬为蔡含取字“女罗”。冒襄听后，异常喜悦，告诉友人蔡孟昭，蔡孟昭同样大喜。蔡含笃信佛教，推崇《心经》，可谓天女解禅，且古乐府又云“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”，因此蔡含别号罗敷云。金玥，字晓珠，号圆玉，昆山人，亦工画，冒襄如人之一。蔡含、金玥，学画于水绘庵，屡屡合作绘画。冒氏两画史的画作，喜仿元人笔意，清新淡雅，为文人所喜。其中冒襄好友江都汪氏兄弟，幸得蔡含、金玥画作，颇为有趣。汪懋麟，行四，字叔定，号北阜，清初贡生，著有《见山楼集》《语香词》

《保颐集》等。汪懋麟（1639—1688），行五，字蛟门，安徽休宁人，以盐业入籍江都，康熙六年进士，王渔洋高足，“金台十子”之一，著有《百尺梧桐阁集》等。

1676年春，闭门七年的冒襄，前往泰州梅花阁，招引吴陵客舍，一时间，汪氏兄弟、王景州、王欽州、李国宋、李湘诸君，风云际会，群贤毕至，老少咸集，欢聚一堂。（可见《同人集》《汪懋麟年谱》，均记冒襄写有“杜门七载，不下堂者亦二年矣，旧游无复见存者。丙辰春，蹒跚至海陵，遇蛟门舍人于城西梅花阁下……应全忘其老丑也”）

其间，汪懋麟作有《丙辰春日，吴陵寓中喜晤巢民先生，兼出二女史画扇面，种种奇妙，因攫《双栖图》为玩，报以长歌，以珣珠而易琼玖，贵贱恐不相敌耳，惟先生教之》。诗中大赞冒氏二女史的画技：蔡琰弱腕能画松，尺幅携来烟满纸。老蛟欲天生龙盘，不信韦偃得如是。更有金珠精花卉，不信韦偃得如是。春兰秋菊皆有香，蝴蝶蜻蜓欲飞起。墨笔且能画双凤，鸚鵡转盼娇红嘴。白团小鸟爱双栖，梦魂厮入花枝里。回看诗题，汪懋麟颇为坦白，他从冒襄处强取二女史所作《双栖图》，只能写

一首长诗，略表心意：以诗换画，如同用石头换取美玉，颇为愧怍。汪懋麟同样得到两位女史的画作，也写下赞诗《丙辰首春，海陵寓园喜晤巢民先生，见示新咏，兼以两少君所画苍松、春燕扇扇，及芥茗见贻，长歌柬谢》，中言：

何当馈我苍松图？老干盘拿两枝秃。白团小燕齐啄花，嫩柳三眠似新浴。闺中蔡金双画师，韦毕徐黄徒碌碌。尤以末句“韦毕徐黄徒碌碌”为盛，汪懋麟夸张地赞誉两位女史的作品，甚至好过韦偃、毕宏、徐熙、黄筌四位古代大画家的作品。再看诗题，汪懋麟获赠后，也作长诗，以示回报。不过他与兄长汪耀麟一样，硬是从冒襄处获得了画作。冒襄在《题金姬晓珠画》中，写道：丙辰春，玉山闺人有临旧花鸟十二种，装潢成册。蛟门汪中翰见之海陵寓中，强以宣德官香二锡函并他玩好易去。时闻人正觅此香也。

尽管汪懋麟未曾在自己诗作中，提及以物换画的事，但是冒襄却如实记载：汪懋麟看中金玥（别号玉山）的花鸟画册，硬要用两函官香及其他藏品，将画册换去。巧合的是，当时金玥也正在寻找官廷香料。

3

吴湖帆真心送画

时至民国，冒襄族裔、国学家、诗人冒广生一直苦心搜罗冒氏二女史的画作。正如冒广生一生都以自己为冒襄转世为荣，他从老友吴湖帆处喜得二女史画作，不禁使人想起汪氏兄弟易诗换画的故事，只是“剧情”发生了翻转，并未强取，而是主动相赠。吴湖帆（1894—1968），海上画坛名家。夫人潘静淑（1892—1939），名树春，苏州人，曾祖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状元，亦工画。二人婚后，潘父将宋刻本《梅花喜神谱》作为女儿三十初度的礼物，馈赠二人。于是，吴湖帆、潘静淑夫妇有感“景定梅花喜神谱”，更改斋名为“梅景书屋”。从此，每有新画入藏，吴潘伉俪都会携至梅景书屋，静心欣赏。

1939年春，潘静淑喜得一幅花鸟立轴，画上落款少许漫漶，隐约可见“水绘庵女子蔡含、金玥”的字样。画中菊花绽放，白鸟如生，吴湖帆定为真迹，钤印“梅景书屋”，书有大字：蔡女萝、金晓珠合作《秋花白鹇图》，并用小楷题跋：

明季清初时，如皋冒辟疆公子筑水绘庵，风流文采，映照一时。其姪人蔡含女萝、金玥晓珠俱工书画，越今三百年，名垂不朽，而真迹至罕。余十数年来仅（获）蔡画真本一种，金氏则绝未之见。近岁静淑搜集历代女史画真迹，仅数十品，此其一也，当什袭宝之。己卯春吴湖帆识。

如跋所云，此为梅景书屋度藏的唯一一幅金玥画作，吴湖帆十分看重，准备“什袭宝之”：当作宝贝，珍重收藏，为何此画又会给冒广生呢？原来是年6月底，潘静淑突患腹疾，不治而亡。吴湖帆十分思念爱妻，不仅影印二人的画册《梅景书屋画集》，而且恳请老友冒广生先生为潘静淑撰写墓志铭。考虑冒广生为冒襄族裔，他便将此画作为润笔费真心相送。因此，画上还留下吴湖帆的第二次题跋：

今春静淑得此画未数月，遽西归天上，余对此殊系痛悼。而静淑志墓之处，今乞如皋疾冒丈为文，幽壤之光焉，谨检奉惠存。己卯中秋倩庵吴湖帆谨识。

己卯中秋，即1939年9月15日（阴历）。冒疾斋即冒鹤亭，就是冒广生先生。说白了，吴湖帆以画易文，悼念亡妻。查阅《冒鹤亭先生年谱》，以画易文的雅事，未有提及。但是冒广生先生获赠画作，受之无愧，因为他与吴潘夫妇，过从甚密，情谊深厚。据《冒鹤亭先生年谱》记载，在吴湖帆第二次题跋之前，即冒广生还为收到画作前夕的8月，冒先生已作《挽潘静淑》，并与林子有做东，借用复旦中学召集词社，向社员分赠吴湖帆及夫人潘静淑遗迹单行本。足见他们的文人友谊，出于性情、志趣的相投而已。知己相交，再珍贵的画作，又何足挂齿呢？